

萌妃驾到

连翘
— 著

Lian
Qiao

Meng
Fei

Jia
Dao

番外篇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萌妃驾到

Meng
Bei
Jia
Dao

连翘
—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萌妃驾到 / 连翘著. — 郑州: 河南人民出版社,
2018.2

ISBN 978-7-215-11157-8

I. ①萌… II. ①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6308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: 450002 电话: 0371-6578806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

1/32

印张 8.75

字数 230千字

2018年2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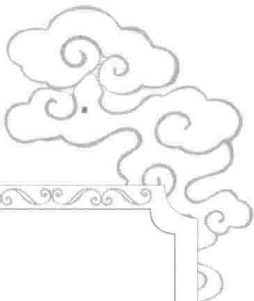
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4.80元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第八章 出宫查案
- 第九章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
- 第十章 东篱国的余孽
- 第十一章 如贵妃的秘密
- 第十二章 你竟敢褻渎朕
- 第十三章 最后的约会
- 第十四章 婆媳大战
- 第十五章 为爱走偏锋



萌妃驾到

Meng
Fei
Jiao
Dao

第一章 史上最辣眼睛的男人

第二章 别相信男人的表现

第三章 恕臣妾直言，你是不是有病

第四章 我不是故意偷看你洗澡的

第五章 站着是母猪，抱起是公主

第六章 深宫暖男的典范

第七章 新鲜热辣的绿帽绯闻



史上最辣眼睛的男人

步御史的府邸近来不大太平，掌上明珠步萌一天能离家出走十八回，每次都背好包袱牵好狗，在家人面前晃荡一遍又一遍。也别说家人冷血不拦她，主要是步萌平时被放养惯了，每天都在外面各种晃荡，出不出走的其实无所谓……

而她最近狂闹幺蛾子的原因是：她竟然被逼婚了！

步萌寻死觅活地把白绫往梁上挂了一遍又一遍，除了丫鬟打扫卫生的时候让她抬下脚以外，根本就没人搭理她。她心碎了一次又一次，这才开始了逃家之旅。

这日，一身男装的步萌路过一个大酒楼，摸了摸干瘪的荷包，最终拐进了酒楼旁边的小饭馆，要了一碗素面。

她才刚吃了一口，就从门外进来两个男人，走在前面的人，全身黑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刚参加完葬礼归来。这黑衣男巡视了一周，打死了三只苍蝇，才向后面的男子示意可以进来。

出于好奇，步萌伸长了脖子往后看。后进来的男子身高腿长，穿着一身绣着纹路的鸦青色长衫，衣襟系得很紧，隐约能看见里面的中衣是黄色。啧啧，这配色、造型和品位，也是丑得没谁了。

步萌又朝上瞅了瞅，发现他的脸蛋长得很是可以，眉眼带着桃花，两瓣嘴唇微微闭合，看上去超级柔软，可表情却是严肃冷静的，这种反差特别能引人遐想，勾人上前，莫说是没见过男人的白璧闺秀黄花大闺女，就算是见过无数风尘老谋深算的村口老嫂子，也能被他勾出个夫离子散、

家破人亡。

不是善茬啊，不是善茬。步萌正品着素面，突然脑中一丝灵光闪过，吓得她差点被面噎死——这男的不就是害她被逼婚的罪魁祸首，当今圣上温楼嘛！

怎么这么倒霉，离家出走都能遇见温楼微服私访，这是怎样的一段孽缘？

黑衣男应该是温楼的贴身侍卫，见步萌脸色不对，手就摸上剑柄再没挪开，仿佛随时要拔剑过来砍她。所以步萌也不敢有任何动作，只能继续埋头吃面。

步萌不愿意入后宫，是因为她对温楼根本就没感情，甚至还很反感。温楼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得了个外号，叫“十亿少女的梦”。说得没错，他的确也是她的梦，但却是噩梦。第一次见他，两人都还幼齿，那时她不过和太子殿下打过一记照面，他就掐了她的脸，她咬了他的胳膊，两个人滚在一处，多少宫人来拉都没拉开。

后来每次见太子前，步萌的右眼皮就能生生跳上十多天，倒霉劲儿能延续两三个月。不知是什么时候两人开始各自成长，再没见过面，步萌从传闻中了解，温楼的品行依旧糟糕得令人发指。比方说，他登基后后宫里的妃子各个美颜盛世，一掐一股水，可是他一个都不宠幸，害得朝臣们都快要愁白了头发。

步萌喝光面汤，终于有了理由撤离这个麻烦漩涡，她屁股才刚离开凳子一点点，不远处的温楼就朝她开口：“菜点多了，不知客官愿不愿意过来一起吃？”

步萌的心顿时揪了起来，难不成被他认出来了？不应该啊，她跟儿时相比变化可是很大的。

“怎么，不愿意？”他又问。

温楼的声音很有磁性，仿佛可以命令神，眼看着他的侍卫长又抚摸着剑柄了，步萌觉得心好累：“那什么，这位仁兄，小弟当然愿意奉陪，但是刚刚吃完一碗面，觉得头晕胸闷，呼吸不畅，怕是会扰了仁兄的兴致，

所以……”

温楼笑了一下，步萌突然有点晃神，也有点理解他为什么不肯宠幸后宫了，因为眼前这位才是美颜盛世，敢问后宫谁能有他美？！但是人品不行长得再好又有什么用。

步萌飘散的思绪突然就被温楼接下来的话拉了回来。他说：“头晕胸闷？呼吸不畅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是你的裹胸布缠太紧了。”

步萌：“！！！”

一排感叹号顺势而生，都快要插上翅膀飞到天上去了。这个人未免也太过耿直了吧，都不能迂回一下吗？步萌表面不动声色，内心已炸烂了八个碉堡：“呵呵，你开什么玩笑，我是个纯爷们，什么裹胸布，听都听不懂。”

温楼道：“纯爷们更该懂得多，你不懂会不会因为你是智障？”

嘴这么毒，喝鹤顶红长大的吗？步萌干脆破罐子破摔，直接坐到了他的对面，毫不客气地拿起筷子吃起菜来。温楼这时却没动筷子，而是看着步萌把每道菜全夹了一遍，才开口问：“有没有感觉不对劲儿？”

步萌直接就炸毛了：“搞了半天你把我当试毒的啊？！还能不能愉快地用餐了？！”

这场景一点都不美好，若步萌是彪形大汉，现在已经和他们打起来了吧……店里只有他们这桌食客，旁边那家喧闹的酒楼传来的欢声笑语衬托得这里气氛更是安静诡异。步萌盯着他，想尽量让自己的表情无辜一些，可奈何演技不过关，连“无辜”都变成了“含情脉脉”。

温楼冷酷地别开脸，眉眼之间全是不悦：“你还不够资格给我试毒，我方才都尝过一遍了，这每道菜似乎都是同样的味道。”

步萌一脸无奈：“所以呢？”

温楼道：“所以，厨师做菜时一定没洗锅。”说着，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明显是要找麻烦：“来人！”

他这一天天，跟有病一样。

步萌不想看他，他太辣眼睛了。

这么明显的事实难道他观察不出来吗，这家店没有小二，是老板一个人招呼兼做菜。通过周围的摆设和细节，还有祭奠时传出来的烧香味儿，可以推断出老板近日来失去了亲人，心痛之下做菜就没了手感，自然都是一个味儿，出来用餐吃饱就得了，这么挑剔干吗不去隔壁吃……

老板没有第一时间出来，温楼身边的侍卫去了后厨抓人，大堂只剩下温楼和步萌两人。此时的温楼环抱着双臂，一副惹不起的样子，时不时还瞥步萌几眼，瞥得步萌不知是该继续吃呢……还是该和他对眼呢。

越看他那样子，步萌心底里的顽劣因子越是活跃，她终于忍不住开口忽悠：“知道吗？这家饭店的老厨师其实是个来拯救世人的禅师，能把每道菜做成一个味道，是为了提醒大家美食都是喉咙以上的快乐，咽到肚子里都一样，老厨师这样做算得上是用心良苦，一般人的确很难体会。”

温楼一下子就被划分到“一般人”的类别里，自然很是不爽，他狐疑地看着她，显然还没理解她的套路：“是吗？”

步萌身子前倾，像是要跟他说悄悄话一样：“当然了，老厨师的意思就是——世间的每道菜其实都是一样的食物，你领悟一下，这句话是不是充满了禅机？”

温楼沉默了……

在他沉默思考之际，步萌背起包裹准备溜之大吉，可惜刚抬脚便一把被人拽住。包裹没有系紧，被温楼一抓，直接打开了，里面的东西顿时散落一地，而最醒目的就是上方的一个红色绣并蒂莲的肚兜！

即使再厚脸皮的女人也应对不了这样奔放的画面，步萌红着耳朵直接扑上去用身体挡住，嘴里还喊着：“你讨不讨厌啊？！”

头顶传来一声若有似无的笑，步萌还在思考他到底看见了多少的时候，温楼已经开始损她：“绣了并蒂莲的红肚兜，你很恨嫁吗？”

这个该死的温楼！步萌的声音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：“谁说 I 恨嫁，我明明是在逃婚好吗？！”

温楼用脚尖踢了踢趴在地上成“大”字形的步萌：“能拜托你一件事吗？”

步萌黑着脸：“什么？”

“你保持这个造型不要动，我去找个画师来。”

“找画师干什么？”

“让我眼前这副情景入画，以后枯燥的日子里，我就可以指着这个来乐了。”

步萌瞬间就爬起来了，将包裹一股脑装好，狠狠地背在身上：“休要做梦，我才不是那种能让你取乐的玩意儿！”

说完，步萌就气呼呼地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温楼看着她的背影意味深长地道：“哦？是吗？”

没有人回答，但答案却很明显。

也许今天不是什么良辰吉日，刚离开温楼不久，步萌就看见了在街上分发画像专门逮她的钦天监大叔。这位大叔就是力推她进后宫的重要人士，也是步萌她爹步御史的挚交。那日他测出帝王星身边有祸星闪耀，将危及龙运和皇上性命，而温楼这人又一向不信邪，不听不信不理，让大叔很是忧虑。

步萌对钦天监一向没有好感，那是因为八岁那年，钦天监硬说自己算命比观星占星更准确，拉着她的手要为她服务，结果说她情缘难遇，婚姻不顺，这辈子都是给男人花钱的命。她才八岁啊，年少无知，猛然听到自己未来可能是养小白脸给对方花钱的命，怎么能接受？她如遭雷击，哭问大叔怎么破。后来，钦天监大叔朝她摊开手掌，万分和蔼地说：“用五两银子就能破解。”

以上，就是步萌第一次被男人骗钱的经历。

这回大叔一定还是想骗她，所以才忽悠她入后宫，说她从小就有异于常人的观察力，能发现常人不能察觉的问题，让她去贴身观察温楼，好把温楼身边祸及性命的危险找出来。还说，为国牺牲小我，是每一个百姓应该做的。

眼看着那么多人开始寻找自己，步萌呵呵冷笑两声，转身就往巷子里

钻。就不信了，她步萌还跑不过命运的翻云覆雨手？她绝对绝对不要被抓住！

正跑着呢，后衣领就被人抓住了。步萌哭兮兮地回头，突然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她哥步约。

“亲哥！你也不想看着我送死，对吧？是来给我送钱的吗？”步萌想翻步约的口袋，却被步约躲了过去。

“你离家出走什么时候回去？”

“我才不要回去！他们让我去当后宫金丝雀，你能忍吗？”

步约考虑了片刻，这才伸出胳膊搭住了步萌的肩：“这不能忍啊……”

真是亲如黄金圣水一般的亲哥，终于肯为自己鸣冤了。步萌眼含湿意想要对步约表达感谢，谁知步约接着说道：“皇上可不是瞪眼瞎，你这类型的要是入宫当了嫔妃，皇上怎么能忍？到时候一气之下灭我家满门怎么办？”

这洗脚水一般的哥哥，赶紧死远一点好吗？！

步萌瞪着他：“那你抓我干什么？做嫔妃是我职业生涯的短板，那简直就是走在刀尖上的高危职业，我逃婚对咱全家都有好处。”

谁知步约却摇摇头：“皇上出宫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何止是知道，她还见到了呢！

“你的名字已经被放进推选名单了，皇上这次出宫家访，所以爹爹让我唤你回去。”步约顿了顿又说，“一般情况下就是走个过场，据传皇上根本不想后宫再添新人了，他一定是来亲自拒绝你的。”

真是辛苦皇帝陛下了，连拒绝人这种事情都得亲自来啊！不过听到这个消息，步萌突然心里顺畅了一点，当着爹爹的面被温楼刷下去，那他们就再也没有理由逼她进后宫了。很好！她决定回家！

到达家门口时，步萌停下脚步：“稍……稍等片刻，我做一下心理建设再进去。”

步约：“至于吗……”

毕竟刚才跟温楼一起吃过饭，还被他看见了并蒂莲红肚兜，这下又要听他亲口否定自己，这样的孽缘确实得做个心理准备，步萌深吸三口气进了步府。厅堂里只有温楼一个人，手上捧着一个册子，温楼见她进来，眼皮抬都没抬：“回来了？”

有一种“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”的口吻是怎么回事？你走错场了吧皇上！步萌干咳一声：“嗯，我回来了。”想了想又道，“原来皇上还记得我。”

“步御史的千金，小时候跟朕打过架，你咬朕的伤口现在还留在朕的身上。”温楼这时抬起了眼皮，用一种在市场看大白菜的眼神瞄着步萌，“所以你即使长变了样，化成了灰，朕都不会忘了你。”

这是威胁吧？这分明就是威胁吧！

还好他说的是“我不会忘了你”而不是“我不会放过你”，步萌努力将假笑堆上脸颊：“皇上，推选名册你都看了吧，上面虽然有我的名字，但是我是不会那么讨厌的，你尽管地拒绝我，不用考虑我的面子，请尽情地嫌弃我好吗？用力！”

这个要求可能真的有点清新脱俗，向来所有事情都是温楼决定，这下冒出个想替他做决定的步萌，温楼挑了挑眉：“多少女人挤破了脑袋想伴随君侧，你的想法倒是挺别具一格。难道是在——”

步萌不等他说完，直接出言打断：“不不！不是在欲擒故纵，我发誓。”

“理由呢？”

“皇上，不怕死的说一句，我也只有这一生，无法慷慨赠予我不爱的人。”她背起手走来走去，对未来做出畅想，“有女人愿意躺在你那张可以容纳八百标兵奔北坡的大床上享福，但也有女人只愿意找个惺惺相惜的人一起吃苦，皇上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可能是曾经有过干架之缘，步萌的胆子愈发肥了起来，敢当场和皇上掏心剖肺地说心里话。不过事实证明，她太不够了解温楼了。

温楼拿起笔蘸了蘸墨，然后将笔移到了名册上。步萌在心里不断烧香祷告保佑自己的名字这就被一笔划掉，可不知道是不是烧香的姿势不对，温楼竟然起笔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。接着只听他说：“朕懂，你想吃苦，

放心，朕会让你如意的。”

步萌当时的感觉就像是被一个壮汉左勾拳击中了太阳穴，又被一记直勾拳掏了心窝，接着被一个回旋踢踢断了十二指肠一样，差点瘫在那里。她受惊地张着大嘴，如果顺着她的喉咙看进去，肯定能看见她饱蘸怨气的肺叶在疯狂颤抖。

接下来他们双方互有攻守，吵嘴大概进行了一首诗的时间，眼看木已成舟，步萌终于无法再按捺心中的气愤。

“你太过分了！”她起手就摔了一个花瓶，正砸到温楼脚边。这是她被冲昏了头的动作，但是温楼显然不害怕，眼皮连动都没动一下。

温楼对她有敌意，就像她不待见他一样，再加上平日早朝时不断地受步御史的气，他怎么可能不拿她撒气……哎，她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……

听到花瓶的碎裂声，步御史这才姗姗赶来。他看了一眼这场景，又瞄了瞄地上的碎片，就估摸出来是自己的女儿又作妖了。在皇上面前也敢如此放肆，作为一家之主的步御史怎么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抽下墙上挂着的鞭子，就向步萌走来。

步萌连连后退：“爹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会信，但的确是花瓶先动的手。不信……不信你问皇上！”

慌不择路，点名求救温楼的行为明显是错误的，只听温楼笑了两声。那笑声阴得简直能把人常年不复发的风湿骨痛给勾出来，足可见其威力：“步御史，朕圈点了你女儿入宫为妃，可她却用花瓶砸朕，该管管了，成何体统啊。”

“你！”

步萌咬牙切齿地指着温楼，但才刚伸出手她爹就打过来了：“你这孽子大逆不道，竟敢手指皇上，还不快认错！”

“爹，你听我解释啊——”

步萌被他爹追得满院子跑，根本就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。人在这时候特别容易悲伤，这会儿要是有人在她身边拉个二胡，她分分钟就能落泪。

步萌最终还是进了后宫，被封为萌妃。

临入宫之前，钦天监再三强调不要忘了寻找祸星的任务，而步萌满脑子都在骂“垃圾钦天监，毁我人生，颓我精神，废我青春”之类的脏话，根本没把那些叮嘱放在心上。

她算是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命运，在宫外可以自由散漫说话没轻重，可是一旦进了宫，那就得万分小心，否则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她压抑住自己的脾气，开始了漫长的装怂怕死生涯。

步萌住在很偏僻的芳华宫里，这天刚起床，她没来得及看黄历，不知今日是个不宜饮烫嘴热茶、不宜穿浅色肚兜、不宜当众嘤瑟、不宜忤逆上意、不宜嫁娶、不宜出行、不宜驾车、不宜纳财、不宜沐浴、不宜睡觉、不宜吃饭、不宜玩耍、不宜高兴、不宜哭泣、不宜活、不宜死的上上上凶大大霉之日，诸事不宜。

步萌坐到饭桌前，和她同住一殿的妃子言轻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她觉得心好累，伸手去拿咸鸭蛋剥皮，结果蛋就被对方抢了去。言轻一脸怒其不争地对她说：“萌妃，你是芳华宫的主位，按理说要起表率作用啊，把脸蛋子洗干净了就多出去晒晒，万一能遇着皇上呢？”

步萌的贴身宫女烟儿也乐呵呵地附和道：“就是啊主子，太后娘娘去蒲若寺闭关礼佛，为国祈福去了，后宫正是妖魔横行兴风作浪的大好时机，您确定不浪一把？”

这都是些什么人啊……

言轻虽然是妃，但因为曾经有过被雷劈而不死的惊险遭遇，被众人称作妖妃。失去了受宠的资格，她一个劲儿地灌输步萌要有斗志，在后宫只有得皇宠才能得安宁，才能为芳华宫带来荣耀，也能让她趁机抱好大腿上位。

步萌摇头拒绝：“才不要，我又没疯！我到底有什么地方想不开要去路遇皇上？知道后宫的生存哲学吗？——要想活得久，远离皇上走。宫里的如贵妃可不是吃素的，你浪头一上，被她瞄上，短期内你坟头的草

就能长两米高。”

宫女烟儿控制不住地惊呼：“这么高？”

步萌觉得自己的目的达成，笑得一脸慈祥：“这还是保守估计。”

贵妃如韶歆无人不知，她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大杀器、活阎王，她害人、整人不眨眼，自始至终为皇家的优生优育做着伟大的贡献。别说你成为宠妃了，就是你被皇上多看一眼，那都算是公开与她为敌，从那以后，你也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什么叫作“生死两茫茫，哀事无限量”、“活得随意，死得随机”了。

言轻才不信呢，双眼散发着“你是不是有病”的光芒：“怕她做什么，若是皇上疼你得狠了，如贵妃连你的毛都别想碰到一根。”

温楼绝对不会疼她，他太想让她疼了，万一他和如贵妃一唱一和联合起来欺负步萌，步萌就算是插翅也难逃。

言轻将步萌眼前的碗挪开，继续劝道：“萌妃你听我跟你说，活得比王八都长真的一点用都没有，不受宠的妃嫔就是废品，不要消极懈怠，不然你好好的大溪地早晚有一天会变成塔克拉玛干，到时候哭都没眼泪，对不对？”

步萌捂住双耳，不想听不想听，她真的只是想好好活着啊！可言轻每天都像苍蝇掉在尿盆里一样嗡嗡嗡地扰人心，在她耳边各种唠叨，简直快要逼死她了，她能不糟心吗？

好在这时候小太监福熹找来，言轻有了事儿干，饶过了她。言轻掐掐算算写了张字条让自己的贴身宫女春萍递了出去，顺便提高嗓音朝外交代道：“福熹，你跟那个蔡雷富说，他的生辰八字我看过了，能够改变他命格的新名字已改好，从今儿起他就叫蔡太贤，代表着极大的贤德贤能。这名字完美，特别配他！”

福熹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夹带着浓浓的崇拜之情：“这名儿太棒了，一听就让人沉醉，那奴才先代他谢过言妃娘娘啊！”

宫女春萍啐了一口：“少拍马屁，赶紧滚。蔡雷富钱都没给到位，我家娘娘多心善啊，就这还帮他算呢。”

“哎呀春萍姐姐，你们芳华宫的人怎么说话都一个味儿啊，呛不死人不罢休。”福熹临跑之前还朝女神的方位用力挥挥手，“言妃娘娘，那奴才先滚了啊……”

步萌抿唇，这句评价倒是没有瞎掰，芳华宫里没有嘴巴钝的主子，也没有不顶嘴的奴才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烦人精，每天都一出戏。步萌端起碗喝粥，顺便笑言轻：“你这大清早就开始忽悠人了吗？好勤奋呀。”

言轻瞪她一眼：“何来忽悠之说？我是复合型人才，啥啥都懂，啥啥都会，三百六十行没有一行能难倒我的，你以为我在跟你吹牛啊？”

“大人才，你每晚都丁零当啷的，不知到底在捋伤个什么东西，吵得我睡都睡不好，连做梦都是各种凶杀各种仇，我日子过得好苦啊……”白天嗡嗡嗡，晚上丁零当啷，步萌觉得自己没患上精神衰弱简直是个奇迹，言轻一定是上苍派来考验她底线的。

“什么叫捋伤？会不会用词，我那是在搞发明！”

“真的确定是在搞发明，不是在搞我吗？”

“你怎么对我这种态度啊，简直是骇人听闻。你都不想想我的命运是多么的坎坷，被雷劈而不死，宫里人人都叫我妖妃，这辈子我得宠的机会无限趋近于零——”

步萌一脸困相打断道：“第六十二遍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从咱俩认识以来，你已经跟我说六十二遍你凄惨的命运了，我都会背了。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，你之所以搞东搞西，是想换个道儿逆袭一下，登上智商的最高峰，让皇上佩服你、赞赏你，让其他人都崇拜你、巴结你？”

“错！我现在已经在智商的最高峰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智商不高啊，这都看不出来。”言妃流露出来的神情，就像恨不得给步萌灌上几壶励志野鸡汤，好把这个颓废不思进取的年轻人浇醒。

烟儿安慰言轻道：“言妃娘娘您也别太担忧，我家主子现下是脑子混沌，没想清楚，兴许明日就太阳从西边升起，突然爱上皇上愿意努力了呢。”